

長官，均有列席。情況熟稔，參議員出席者，有吳鼎新、黃桔樹、韓壽華、潘鵬、陳汝辛、林大初、陳智敏、周傑三、張之誦及衛生事項，經何薩之連銷及衛生事項，經何薩

派省副總司令郭海報告線端工作、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親自蒞場報告四月來施政概況，民政廳廳長何彤報告施政經過，財政廳長何恭白奉陳參議員古軒長起立詢問完畢後，由主禮之決心與適當應付之準備，至我軍事當局，對

本身之安全、與營業之保持與發展爲題材，核定原則多項，迄深夜十一時始散會云，開決定於一月開始發表。

方在潮汕利益之不啻放葉與遭受摧殘，醫謂該府政府表小董二角）廿五夜復領諸口，將利五萬之數。（二）

百零八人。前者每彈傷亡廿八人，後者每五彈傷亡一八人，乙池頭本月廿四夜，落彈六十餘枚，傷百五十餘人。迨經當局統款人口，與陳湛防金等戰後四十日，又落彈廿三等，致獲四十五人，死傷載五十人左右，云。

曼都有「一晚在收銀員交會的經費時」，這樣嚴制的問題。『或者妳依舊又要出錢不列應了吧？今晚是什麼推托呢？』

露德便揮袖說道：「妳不知道嗎？曼那的姑母要與印度王子結婚，她必須給二個盛大喜筵，而且——」

但是 我出餐費 經濟非常 引我不能 娜娜 小月兒

忽緒即說道：「如果你們要
就拿去罷！」有雁管他的
雞呢？「不過你却猜中的」
並不是我不願意來！」
說道：「我猜想你有什麼美
妙呢？你每晚幹些什麼啊？」
(未完)

輪船開行				輪船開行				輪船開行				輪船開行			
船名	往何處	日期	時間	船名	往何處	日期	時間	船名	往何處	日期	時間	船名	往何處	日期	時間
小呂宋	往上海	廿二	下午二時	小呂宋	往上海	廿二	下午二時	小呂宋	往上海	廿二	下午二時	小呂宋	往上海	廿二	下午二時
小呂宋	往上海	廿二	下午二時	小呂宋	往上海	廿二	下午二時	小呂宋	往上海	廿二	下午二時	小呂宋	往上海	廿二	下午二時
小呂宋	往上海	廿二	下午二時	小呂宋	往上海	廿二	下午二時	小呂宋	往上海	廿二	下午二時	小呂宋	往上海	廿二	下午二時
小呂宋	往上海	廿二	下午二時	小呂宋	往上海	廿二	下午二時	小呂宋	往上海	廿二	下午二時	小呂宋	往上海	廿二	下午二時
小呂宋	往上海	廿二	下午二時	小呂宋	往上海	廿二	下午二時	小呂宋	往上海	廿二	下午二時	小呂宋	往上海	廿二	下午二時

春濟寶

BIOZYGEM

開胃健脾
治氣滯

專治胃病
總經藥房新

DEPT. N. 2

多咳傷肺 久咳成癆

唐堯齡療肺聖藥

提防假冒 影射甚多

防癆保肺 止咳除痰

藥良肺療

必達治咳水

遇癆卽化藥
逢咳必治店
不寒不燥司
老幼咸宜售

[illegible]

交通銀行

民國政府特許發行全國實業銀行

經營業務

本行辦理一切銀行業務

資本總額

一千九百五十萬元

公積金

一百五十萬元

總行設在上海

香港分行

地址 雲廠街五號

電話 三四一零一四

電報掛號 六五二七

由五卅想起

自由談

季
子

「那末」

我們就走

100

我們

然悉我們一

師的請

大吠；樓
奏，天

更黑暗了。

與哨子合

© 2004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張

一

磨事

青
件

潤

例

自由談

南京撤退的前夜 樂遜

「你們還有新的使命。」
你們今天非渡江不可，軍長
有船停泊在上新河，你們快
去找尋。」某將軍在細靜而
嚴肅地說。在他那副包公式
的臉上，很難測度出前線的
情形。

「是的！」我們同聲地
回答。話雖然是那麼簡單，
但軍部充滿了熱情，心裏都
懷着這樣一個共同的念頭：

「如果接觸了，那我們
就有這位富有軍事知識的軍
閥：孩子的哭喊，母親哀
和特別的口令；更登了一種
簡明的地圖。

爲着我們的使命，我們
就離開了他。

破碎不平的磚道上流動
着密密的軍羣，武裝的同志
密集的擁擠着，夾着小小
的砲：孩子的哭喊，母親哀

毒症猛於虎
毒症專家 黃博濟
治創保能澈底斷根永無
復發更無傷身絕嗣之弊
香港也敬告患毒者勿
信他藥
香港中環
德輔道中
醫務所大道西二三一油蔴地上海街一七八號

由五卅想起

季子

眼看五月卅日又要來了，不由人想起上海，想起日本人的氣焰。八三事的前一年，我初到上海，住在北四川路的一個旅館裏，打算參加入學考試，每晚傍晚在觀音之輪，聽着歡送幾個朋友返鄉馬路。在東洋化的街道中穿過者，偶然瞥見一小隊日本兵到處巡邏，步履自然，宛若在自己領土內行走一樣，看了教生氣，在經過虹口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時候，路人對於如此忙走過，似不敢往其面前多看一眼。省得日本站崗無理取鬧，平空吃虧，大都是知忙忙走過，不致往其面前多看一眼。

本氏竟也有與同樣情形，人們都本姑加正視，雖是了括圖難似的，外場近來的人總覺不勝驚異，我便是在其中一個，當時不但日本軍人或風凜凜，便是一些遊手閒閑的浪人，其橫梗也即得很可以了，窮無聊時便要扮作醉鬼，到處敲打罵人，誰敢藉端生事，不幸吃了耳光的，祇是敢怒不敢言，含羞忍恥避開算數，誰也不願因此引起是非，同樣的事體，我看過了幾回，每回都氣得說不話來，以後排進了大夏全書，學校附近有家賣田紗廠，這是規模宏偉的日本紗廠內，常駐軍隊保護，這些軍隊不特保護紗廠，還不分晝夜巡邏監臨附近各處，京派游士，看有有沒有調遣日本紗廠廠裏更有高臺，以資樹木，神氣活潑，儼然海主人翁。冬天裏上海漲潮了日本紗廠裏的風潮，由於該浦各船，氣流澎湃，偶然海水沖廠而來時，日本也開辦許多海軍陸戰隊，廣克軍鎮中國男女工人，中間山豐田紗廠時，日本也開辦許多海軍陸戰隊，廣克軍鎮中國男女工人，中間是罷工接近紗廠一端佈滿了陸戰隊，追捕，另一端佈滿了許多中國警察，中間是罷工拋擲彈藥騷擾工人，一時秩序大亂，由上海往中山路一帶夾袋鼓動起來，我們手無寸鐵的工人，終於狼狽退走了。我在上海住不上一年，所見盡是一些日本人橫衝直撞的暴行，而中國人格於環境關係，除了含羞忍受之外，一時又沒有其他更好方法對付，那時日本人的氣焰，高漲到了極點。

究竟忍受是有個限度的，七七事變發生不久，八一三抗戰便隨之而起，我外蘇上看見中國飛機第一次日以繼夜的轟炸出雲艦，而中國一向俯首而過不正視的日本兵營，也被炸得無完膚，蘇州河南岸重慶田紗廠，往日裏會千百中國工人被槍打虐待的魔窟，居然也印上了我們的開花旗幟，這時，按着橫濱怒目而視的「皇軍」，嚴肅憤慨的浪人全不見了，我們極目窮眺所見的祇是四倉庫的民族和八百壯士雄姿，聽聞的祇是浦東我方砲擊的巨響，上海之驕子的本人那裏去了！

五卅日來臨的時候，上海租界內的警察人員又少不免忙忙碌碌一番，卻是今年的五月，可就不是一十四年前道了五卅了，那時我們的生命操在别人手裏。別人的

「那末我們就走吧！」四正從主任芭蕉似的手掌中就接下一筆足够維持我們這一輩半年的生活費。

毯子，乾糧後，熱水瓶，全部武裝起來，像隻遠征的駱駝。同志們的面上沒有喜悅，沒有悲傷，神情還是那麼恬靜，別了主任同另一部的工人出來，從這大怪物口中吐了出來。無力的太陽正掛在圓頂上，是中午了，但我們還沒有想到吃飯。

出抱江門口，路上滿是有蓋的埔沿；五六步之間就有一個深深的小坑，上面發現鷹爪，我們沒有懸避。

抵上新河已是傍晚的時候。它是一個臨江的小鎮，在這裏已不見有另開着門的店舖，而老百姓却還疏落地發現在橋上。

「今天離開了這裏不知什麼時候再得回來？」在我們立着的對面，一戶豆腐店裏的老太婆，很費力地撥著豎架入缸；但她臉上卻沒有悲傷的樣子。

「總有一天這地方還是我們的。等着吧！」一個青年，大概是她的兒子，很活潑地幫着搬取東西，精神極興奮。

「你們這是回城的形。」

「——你們還是回城的好！話講得很慢。也許他恐怕我們還沒有知道這裏的確據。」

「回城恐怕也是不能夠的了！」帶眼線的同志們我們叫他小開的說。

「這也不一定，從這裏到水西門尚有一條捷徑，祇須六七里路就可抵達。」他瞞着自己手裏的紙，「啊——七點半，從時間上計算，在你們抵達城門之前，也許城牆還沒有炸斷。」

趙家兄弟剛從李公館打完彈子歸來，疲倦地躺在軟綿綿的沙灘上。

「老二，」大趙輕聲著那支三個五的灰籤，嘲笑似地向他的兄弟說：「爲什麼你們的學校，還敢的討厭，天天都要上課的？明天雲斯朱和葉斯何找我們去兜圈子，你是否還要到學校去？」

「不，這是和你們兜圈子去，」好幾天沒有返C大學的老二「本打算明天回去，」

我們圍着他拉雜的談起來，他很熟悉我們一師的情形。

「——你們還是回城的好！話講得很慢。也許他恐怕我們還沒有知道這裏的確據。」

「回城恐怕也是不能夠的了！」帶眼線的同志們我們叫他小開的說。

「這也不一定，從這裏到水西門尚有一條捷徑，祇須六七里路就可抵達。」他瞞着自己手裏的紙，「啊——七點半，從時間上計算，在你們抵達城門之前，也許城牆還沒有炸斷。」

由衣軍裏的一位官長，帶領了我們，越過了全身武裝的城牆。

重又投進古城的懷抱，腳步放緩了好些。

城牆上正佈滿了炸藥和火藥，它將在一個很短促的時間裏，完成它的使命，毀滅自己。

城牆的輪廓，還在火光中辨別出來，輕輕地搖了頭。

用急促的呼吸，加緊的跑步通過了。

城牆的輪廓，還在火光中辨別出來，輕輕地搖了頭。

用急促的呼吸，加緊的跑步通過了。

張一麐書件潤例

扇額	每字方尺	以內三面 以外六面
堂幅	每尺四圍	
屏條	每尺二圍	
楹聯	每尺三圍	
扇面	每件六圍	
傳誌文碑	每千字內二百圍	
壽序祭文	全上	
撰文/另議		

墨費加二 劣紙不費 潤費先惠（以港幣計算）
廿八年一月元旦定

收件處 硃甸乍梅二號申報館 謝勵吾君

刀壓住我們的胸膛，而今呢？由五卅引起的反抗精神，已彌漫了一千多萬方公
「輸入四萬萬五千萬顆心裏，當年紗廠裏殺死了一個工人，今日已由七十萬萬
傷亡員兵，七十萬萬元的消耗去償還血債了。」

新詩的新

所謂「新詩」，在某一種觀點上看來固然是有「新的」形式。「新的格調」「新的情緒」、「新的意義的詩」；但還留在普通一般人目中的所謂「新詩」，不過是「分行寫的白話文」而已。其「新詩」的「新」，決不單就是分行寫「或者用白話字而言；因為『新詩』不（？）新」，而且也是「詩」。記得劉先生寫過一篇論詩的文章，前面有一句話：現在還僅得挑出來，當新來說。

他說：「一切現象，性情、感情、衝動、歌吟、寄託、嘆和、嘲弄等語，即使出他，也不能算新詩了。」真說不出「新的來而」（「新的東西也決不會發在舊曲裏面）。（「新詩是某種一舊詩」的舊曲子跳出來了；既跳了出去，當然就不必回頭，伸出一隻腳出去，以致只有新的格式而有舊的性質。譬如說古人長詩要記山幽境的生活，這全爲了他們的生活中可以有山幽境的生活。他們在眾旁茅草叢生着，滿頭吟哦，寫出來的當然不是那幽閑的環境。這東西是在舊框子裏，也就是「舊詩」；但是如果我在詩人，我就是居處的處境詩來，一看便知道上了古人的套落入了古人的陳套了。）

那與我搭屋的山林幽境去了，即使找到了能寫恬然幽居嗎？又能悠然為隱嗎？不幸的，今天的世界不允許有這種事！不通太現實的貨色，又都非時人目中人物物洋房、飛艇、這些東西都人認為是一科學的，不配入詩！於是「新詩人們」發起起來了，舉古人既不適合，搬出自己這些東西又嫌俗不可耐，只好存在女的外務上轉來轉去了，而所「新詩」之「新」，題材一新了，而「新」一過之後，又落入另一個「新」的圈子裏去了。

「新」與「舊」，是「前—與—後」的代表。當我看到分行的「新詩」——「堆」落後了。如果這也算「新」，那我真要懷疑起來了。

許多「新詩」一首進行曲，或許多「留聲機」；那是還至少給我一點一點的感覺。

好像有人以爲詩寫在外國格式中，不新也不舊。這真使我好笑！「新詩」容易跳出了「舊詩」的格調的樊籠，自冉進達外廳樊籠，其不能徹底變革是意中事了。我個人覺得，「新詩」上外國枷鎖，其實遠不如利用詩的因舊底自然沒有什麼顯出的毛病，只要不安一點，不必跳出固有形式，只要在性質、靈魂方面去找「新」，而同時的，不變的形式，舊的格調，但不必拋之不顧，甚至更應該多多保留它，要能在「舊」中找出「新」，然後再造新的環境，而一味玩弄生活，欺騙，寄託，嘆和，永遠玩弄死去，雖人是「智」一人，而詩卻是「古」現在的引路略在一條新路與個人的藝術的幾句話來說清楚吧：「詩人，凡藝術的藝術家，誰也不能單獨的具有他的意義，他的重要以及我們對他的賞鑒，你倘把他放在前人之間來判斷的時候，我認為這是一個批評的原因，美學家們是歷史的，他必須適應，必須滿足於一方面；一種藝術作品之產生時就是以目前的一切藝術作品之基礎為完全。它的生命在於除新作品的復興保持完全；因此整個的規律對於修改保持完全，故藝術作品對於社會的關係，比例和價值又經過一番配合的過程。」

廖岐

他們盼望我們。帶着說
模的笑容；但沒有交談，他
們太忙了。

經過兩小時的工夫，搜
遍了附近的小港，沒有找到
一隻船的影子。太陽全部給
大地吞沒了，四周顯得可怕
；點綴着的祇有迫近的電
燈的模糊，和斷續的小炮聲。

「報告官長！」驚地奔
來了一位滿身泥灰的兄弟，
他額上的汗珠，滴滴滾下，
胸前湧了一大堆，接着滾下，
兀自氣喘喘地。

「什麼事？」

「請問我們的機槍連在
什麼地方。某營長命令我來
通知他們準備作戰，對方離
開這裏祇有二里光景……」

「他迅速地看着。」

「這你不知道，我們是
某部的，請你到前山問問，
」我們表示十二分的歉意，
不能給他一個答覆。

然而這突如其來的消息
，可多麼刺激呢。我們等待
嗎？還是同敵？兩個問題在
每個同志的腦子中盤旋着。
終於我們決定：假使中途接
觸了，我們是要積極地發揮
威力的。

謝恩忽跑來了一位黑軍
服的軍官：

「你們是××師嗎？師
長不是×××嗎？」他聽着
我們的看說就，他挺年輕，
是當地的警察局長；爲了職
務關係，還在這黑暗裏搜索

上上本系李牧牧的憲法；但
是，爲了避免做一個「讀書
」，他就馬上打消原意了。
「聽說王愛妹已到了這
里，我們今晚和老李去中華
玩玩吧。」

「不過，……」

「不過什麼？老二，」
大連不耐煩地說。

「你那裏還有幾多？我
只剩着廿塊了！『平素很樂
的老二』，這時也有點眉皺。
「哈！哈！我以爲你爲
着什麼着急！」他立即像按
喚人鈴，他底手剛放下，即
有一個僕人進來。

「亞和，給我發個圖章
，到公司徐司理處支二百洋
，還有，今晚給我預備那套
白色的新『沙士隆』。」

「是，老爺，」亞和便
恭敬而敏捷地退出去。大連
對着老二發笑了，似乎在笑
他不及自己已聰明。

黑暗漸漸地籠罩了地面
，但在這個「不夜之城」里
，他們並不覺得怎樣黑的黑
暗，因爲這城市裏有着的紅
紅綠綠的霓虹燈，火樹銀花
般的燈光，點綴着，照耀着
，一部一九三九式的「林肯
」，載着三個白皮少年，輕
快地穿過萬里叢林而至，
它總是漸漸渺小，渺小以至
於消失了；不過在人羣的中
間，他們還可嗅得着一陣清
水的氣味。

穿着鑲花齊整的制服的
奧威，帶着銀牌一圓九十度

「什麼事？趙一是打回
頭要嗎？」「被牛」孫着身
他那訂的臉，好像已知道了事
情的大概。

「可不是嗎，都忘記
了。」

「他見了波牛，平添不少勇
氣，第二次音樂剛起奏的時
候，他以最高的速度，開到
我的前面，這一次，他不單
失敗了，美人兒依舊倚着他
懷抱，然而，餘怒仍未消滅
，在滑光舞池的中央，一
個接着不許不瘦的舞女的舞
客，愉想游到別處去，但是
前進，後退，或方，右，都
是失敗，他是被包圍了。他
急極，努力地躍空團，結果
還是被圍着。

「忘八剎！欺如今可認
識我老趙沒有？哼！你竟敢
來和我比鬥！」忍耐了很久
，大連發作了。

「小子！你怎麼這樣便便
樣。說出來，有本領的。」
波牛在發表的美妙響似的，
七八個包圍者的言語，能產
足，足使那男子感到大大的
奇。

一陣掌聲拍拍地掩沒了
還支撐士樂的尾巴，大連
狼狽地看了他一眼，才用手
緊緊抱着她纖細的腰圍，
着凱旋的心情逐步返他們的
征服了羔羊的美人，他底眼

[illegible]

毒症猛於虎

毒症 專家 黃博濟

治外保能澈底斷根水無
復發更無傷身絕嗣之弊

醫務所大道西二三一油麻地上海街一七八號

本會也敬告患毒者勿

張一麐書件潤例

扁額 每字方尺 以內三面 以外六圓

堂幅 每尺四圓

屏條 每尺二圓

楹聯 每尺三圓

扇面 每件六圓

傳誌文碑 每千字內二百圓

壽序祭文 全上

撰文另議

墨費加一 劣紙不費 潤費先惠（以港幣計算）

廿八年一月元旦定

收件處 華甸乍街二號申報館 謝勵吾君